



现代汉语“懂”的释义研究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DONG" IN MODERN CHINESE

彭小娟¹

PENG XIAOJU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E-mail: 413718212@qq.com

李仕春²

LI SHICHUN

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546224432@qq.com

Received: 07 March 2023 / Revised: 05 June 2023 / Accepted: 20 June 2023

摘要

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心理动词是动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释义中的难点。本文选用国际中文教育中频率高、使用度高、教学中的典型字、偏误分析中的难点字“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北大 CCL 语料库技术，穷尽性分析了 10000 条，共计 604830 字的“懂”语料，对“懂”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进行重新描写，研究发现，“懂”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已有的“知道、了解”义项外，还有 4 个新义项。研究还发现，“懂”的义项衍生呈现五个阶段，即“知道——了解——理解——明白——推断”。本研究为“懂”的词典释义提供参考。

关键词：“懂”；释义；现代汉语

ABSTRACT

Verbs are the core of a sentence. Psychological verb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verbs, which is a difficult point in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is a typical word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usag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t is also a difficult word in error analysis. Based on Peking University CCL corpus, we extracted 10,000 sentences, a total of 604,830 characters of "DONG" corpus and



described the distribution of meaning items of "DONG" in modern Chinese. It found that except for the meanings of "知道; 了解", there are four more new meanings of "DONG"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The derivation of the meaning of 'Dong' presents five stages, that is "知道--了解--理解--明白--推断".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NG' in dictionaries.

KEY WORDS: "Dong"; interpretation ; Modern Chinese.

引言

李仕春（2019）“汉语类词典中常用词义项的编纂水平至今仍处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靠语感编纂的水平，以至于汉语类中型语文词典漏收了 50% 的义项（主要是指约 3000 个常用词的义项）。”此外，诸多学者表明“以词释词”的释义模式不可取，如于屏方（2006）“严格来说，使用同义词或反义词根本就算不上是释义。”鲁健骥，吕文华（2006）“以词释词造成一些意义相近的词区别不大。”可见，汉语类学习词典义项精细度低，以词释词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是词典编纂者用户意识不强。李仕春（2021）“辞书释义是词典编纂者个人的事情，辞书使用是词典用户集体的事情。所以，词典编纂的过程应该坚持“用户本位”。章宜华（2011）指出国内出版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在留学生中的拥有量仅占 6.8%。中文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在留学生（用户）中的拥有率不匹配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存在问题。

释义是辞书的灵魂，心理动词因其复杂性而成为释义中的难点。其中，汉语学习词典对理解类心理动词释义模糊，导致留学生在学学习时易产生偏误。如“懂”“知道”在泰语中均为同一词汇，使得泰国留学生在学使用这两词时经常混淆。因此，如何使“懂”的释义更加明晰化，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理论、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研究对象

本文在综合查询《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2021 版）、《现代汉语频率词典》、《CCL 语料库排名》、《HSK 词汇大纲》以及学界在偏误领域中对相关同、近义词的研究后，发现“懂”是《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中的二级字、《HSK 词汇大纲》中的甲级词、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频率排名 853、使用度排名 473，是常用词。因此，本文选取“懂”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理论

Fillmore（1982）提出的框架语义学理论主要包括论元结构理论和场景理论，认为理解一个词需要以理解该词的论元结构所组建的场景为前提。因此，在解释“懂”的义项成因时，首先要建立“懂”的场景，然后分析它的论元结构。“场景是语言之外的真实世界，如物体、事件、状态、行



为、变化。语言中的每一个词、短语、句子都是对场景的描述”（冯志伟，2006）。论元是构成场景的主要单位，它是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论旨角色是由谓词根据其相关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而指派给这些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若干个论旨角色就构成了论元结构（袁毓林，2002）。袁毓林（2002）将论元角色做出了如下划分“主体论元（施事、致事、感事、主事）、客体论元（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系事）、凭借论元（工具、材料、方式）、环境论元（场所、源点、终点、范围）以及超级论元等论元结构。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将考察“懂”的时间场景与论元角色变化情况，旨在为“懂”的义项划分与描写寻求理据。

精神活动可以在时间中定位，但不能在空间定位（李英姿，1995）。“懂”作为一个表示精神活动的词，可以根据“懂”的时间性特征来定位其时间场景。

动词时间性是由内在时间性和外在时间性两方面构成的完整系统（祁庆倩，2011）。表示内部时间的表达式内嵌在事件表达式中，表示外部时间的表达式不能内嵌在事件表达式中，只能位于句子的‘外层’，或者说，是更高的句法位置上（陈振宇，2006）。从整体看，“懂”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由其内在时间结构产生的场景存在密切关系。

（三）研究范围

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从 31075 条语料中，按照李仕春（2016）介绍的下载和标注语料的方法，抽取 10000 条语料，建立“懂”字平衡语料库，并进行标注，主要考察“懂”的义项分布情况以及运用论元结构理论并结合“懂”的内在时间场景探讨“懂”的义项衍生规律。

（四）研究目的

1. 通过本研究为了发现“懂”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
2. 基于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重新划分与描写“懂”的义项；
3. 为了发现“懂”字各义项之间的衍生规律；
4. 为“懂”在现代汉语类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提供参考。

（五）研究主要内容

本研究基于北大 CCL 语料库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考察心理动词“懂”的义项分布情况，再运用内在时间场景理论与论元结构理论解释“懂”的义项衍生规律。

（六）研究方法

1.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运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抽取 10000 条“懂”字语料，统计出“懂”各义项的使用频率，以达到定量标准；以“懂”字为个案，就其义项描写和义项衍生规律进行定性分析。

2.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理想的语言研究就是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因此，本研究既要运用 CCL 语料库考察“懂”的义项分布情况，又要运用时间场景理论并结合论元结构理论为“懂”的义项衍生寻求理据。



(七) 研究创新性

1. 材料创新。已有汉语词典中“懂”的释义鲜少运用语料库技术，因此，漏收了一些常见义项，本研究基于北大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从 31075 条“懂”字语料中，抽取 10000 条语料建立“懂”字平衡语料库，能够全面考察“懂”的义项分布情况，前人鲜有研究“懂”的义项分布情况；

2. 结论创新。已有汉语词典释义漏收了数量不菲的义项且“以词释词”为主，不符合学习词典规律，本研究基于“描述性话语释义”理念重新划分与描写现代汉语“懂”字各义项，发现了懂的 4 个新义项；

3. 理论创新。本研究发现了“懂”具有内在时间性，因此，本研究基于“懂”的时间性特征，建立了“懂”的时间场景，运用时间场景与论元结构理论对“懂”的释义衍生规律进行了解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懂”字研究综述

心理动词作为动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复杂性，成为释义中的难点。目前学界对“懂”的偏误研究已有部分成果，但“懂”的释义研究成果鲜见。偏误研究成果有：金文烈 (Kim Woonryeol) (2020)；陈昕蓓 (2017) 等对“懂”及其近义词“知道、明白”进行了偏误分析。李净雅 (Lee Jeonga) (2021) 进一步指出：“懂、明白、了解、理解”都有“知道”之义。“明白”可表示“懂”，也可表示“了解”。心理类近义词的词义区别非常细微，甚至一个词是另一个词的某个义项，需要对其特殊识记，否则难以实现活学活用。”李雪 (2021) 指出由于泰语中的“懂”和“知道”都是同一个泰文，所以泰国汉语学习者经常在“懂”和“知道”两词的使用中出现偏误。心理动词的释义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成，李仕春 (2019)；陈思，李仕春 (2017) 分别研究了现代汉语“想”“思”的义项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汉语类学习词典中心理动词“想”“思”的义项精细度、释义方式、释义用语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心理动词“懂”的偏误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然而“懂”的释义研究成果鲜见。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北大 CCL 语料库考察心理动词“想”的义项分布情况，再运用论元结构理论与时间性特征重新描写“懂”的释义，最后，探究“懂”各义项的衍生规律，旨在对“懂”的义项划分与描写及义项衍生规律形成更为全面和透彻的认识。

三、现代汉语“懂”的义项划分与描写

(一) 下载及标注语料

“懂”在北大 CCL 语料库中共有 31075 条语料，文章下载北大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懂”字的全部语料共计 31075 条，根据李仕春 (2016b) 介绍的方法，本文按比例抽取 10000 条语料建立“懂”字平衡语料库。抽样统计情况如下所示。(见表 1)



表 1 “懂”字语料下载抽样分类情况统计

“懂” 字 语 料 分 布 情 况	二 级 分类	三 级 分 类	下载语料	抽样语料
	当代	CWAC	242	200
		口语	269	269
		史传	369	200
		应用文	1018	500
		报刊	14898	1500
		文学	6359	2571
		电视电影	1054	1054
		相声小品	270	261
		网络语料	1782	1274
		翻译作品	3643	1000
	现代	戏剧	97	97
		文学	1074	1074
	合 计		31075	10000

(二) 以《现汉》为蓝本的“懂”的义项分布

汉语学界已有少数学者开始运用论元结构理论从句法层面研究动词义项分布情况，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但论元结构理论有其自身缺点，它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懂”等心理活动动词义项之间的区别。心理活动动词义项之间的区别必须考虑其时间性再配以论元结构理论，才能解释清楚。本文以“懂”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

“懂”的时间场景可描写如下：先是人脑通过眼耳口鼻舌等感觉器官从外部环境获得信息，接着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继而产生一系列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人脑通过感觉器官感触外部事物而知道事物，第二步知道事物后，了解事物，第三步在了解事物的基础上理解事物，第四步理解事物后明白事物，第五步明白事物后对之作出主观定性或客观判断。这一认知过程没有明显的外在时间顺序，但逻辑上蕴含着先后认知顺序，这便是“懂”的内在时间性的表现。根据这种内在时间顺序，“懂”的义项可以做如下划分：

1. 认知过程的第一步：“懂”的客体论元为知识、语言、技能、字画、法律、用法、管理、语言等知识技能信息，这时“懂”就有“知道某种专门的技术或学问”的意思，这相当于《现汉》已有义项①“知道”。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3080 条，使用频率为 30.8%。例如：



(1) 由于孙殿英是个粗人，不[懂]字画的金贵，使得乾隆和慈禧墓内的名人墨宝遗失荡尽。

(《神祿》\孙方友)

(2) 使学生初步[懂]得商品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当代\CWAC)

(3) 使广大消费者知法、[懂]法、用法。(当代\报刊\1994 年报刊精选)

(4) 你们不[懂]，下处地方儿那原来都是逛窑子的过去。(当代\口语\1982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2. 认知过程的第二步：“懂”的客体论元为心、人意、笑、尊重、共生等抽象信息，这时“懂”就有“了解某人的感受”的意思，这相当于《现汉》已有义项①“了解”。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2900 条，使用频率为 29%。例如：

(5) 老天也[懂]人意，这时风停雨微，令人爽快惬意。(报刊\1994 年报刊精选)

(6) 克里斯在几年后会真正[懂]扶桑这个笑。(严歌苓《扶桑》)

(7) 八一军体大队的领导很[懂]得运动员的心(1994 年人民日报\第 1 季度)

3. 认知过程的第三步：“懂”的客体论元为“事”时，这时“懂”就有“理解别人的目的或想法”的意思，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492 条，使用频率为 4.92%。例如：

(8) 女儿很[懂]事，她几乎很少要求我们给她买东西，因为她知道妈妈上学需要钱。(《从普通女孩到银行家》)

(9) 儿童刚生下来时是无知无识的，到五、六岁[懂]点事了，但仍然会向你提出：“为什么我走路，月亮也跟我走。(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10) 吃汤圆，庆团圆，增一岁，小孩要更加[懂]事。(吕万安《一看就懂的中医养生智慧》)

4. 认知过程的第四步：“懂”的客体论元为道理、事理、话、梦等抽象信息，这时“懂”就有“明白”的意思，“明白”会产生两种结果：

a. 第一种结果：明白别人说的话，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2935 条，使用频率为 29.35%，如“听懂”“看懂”“懂话”。例如：

(11) 林之孝家的后进来，没有看到这种神态，也就听不[懂]凤姐的下面一段话。(当代\CWAC)

(12) 那么在我们演出前给大家一讲解，大家就觉得，就全都看[懂]了，觉得很有意思了(赵汝蘅《如何欣赏古典芭蕾》)

(13) 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欧阳山《苦斗》)

b. 第二种结果：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483 条，使用频率为 4.83%，如“懂道理”“懂梦”“懂事理”。例如：

(14) 言传，就要[懂]道理、识大体、明是非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此来指导和督促孩子。(当代\报刊\人民日报\1994 年人民日报)

(15) 她跟刘招华的相遇，却仿佛是一场从来也没有弄[懂]的梦。(《女记者与大毒梟刘招华面对面》)

(16) 倘若他见我病着，仍开口讲了，那么证明他是个不[懂]事理的大学生，应坚决地回答一次“不！”(当代\文学\大陆作家\梁晓声)



章宜华&雍和明^① (2007) 认为释义用语应该坚持“简明性”原则。本文考虑到简明性原则，因而，将该义项设立导航词，将该义项描写如下：“明白：①明白别人说的话；②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

5. 认知过程的第五步：“懂”的客体论元为心思、嘴型、立场、推理、逻辑，这时“懂”就有“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的信息”的意思，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100 条，使用频率为 1%。例如：

(17) 儿女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您的血液，您的心思，他（她）定然能[懂]！（给老爸老妈的 100 个长寿秘诀）

(18) 对着她说了最后一句话，没有声音，只有嘴形，但她应该[懂]得，那是——我爱你。（李承鹏 寻人启事）

(19) 你自己当然要有你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推理的方法，一方面你还要[懂]得对方的立场、态度和推理的方法。（哈佛管理培训系列全集\第 03 单元 哈佛经理的能力）

6. 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

该义项在所建平衡语料库中共有 10 条，频率为 0.1%。例如：

(20) 贾斯文拉住老夫子，甄不[懂]过来就抓小和尚：“得啦，咱们就一锅熬啦！”（当代\相声小品\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21) 她演唱的《别[懂]大》、《西江月》、《忆王孙》等数十首古曲，已成为名唱，仅仅去年...（当代\报刊年人民日报\7 月份）

(22) 一次三[懂]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大陆作家\刘震云《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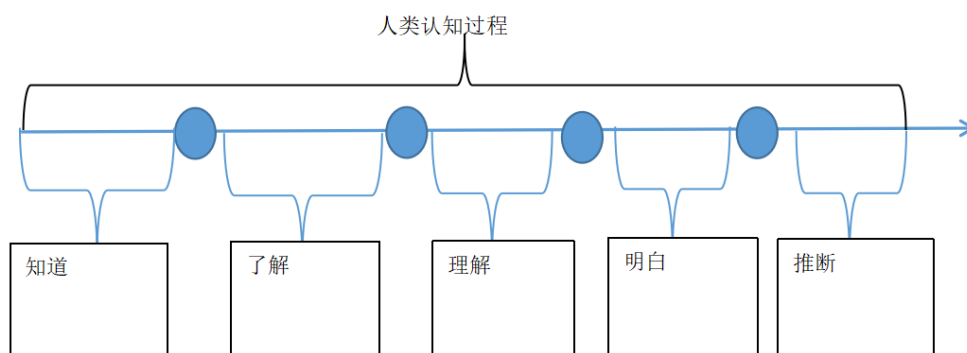
以上 10 条语料对于动词“懂”的义项划分没有研究价值，均未进行义项标注与分析，本文不以此做讨论说明。有效语料为 9990 条。

四、“懂”字义项衍生规律探析

“懂”作为心理动词，折射并反映人们潜在的心理活动。更是与人们的生活场景密切相关。文章从人关于事物的认知过程出发探究“懂”的义项衍生规律。张清华, 周玉兰, 滕海涛 (2009) 指出：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从一个“不知”到“了解”再到“理解”的过程。它包括知觉、学习、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由此可知，人类的认知过程在不同情况下处于不同阶段。这也符合“懂”字的义项衍生规律。“懂”的义项衍生呈现五个阶段，即：“知道——了解——理解——明白——推断”。人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一个由浅入深，以点到面的过程。先是对某个事物或概念无认知，即不知道有相关内容，随后到对某个事物或概念有大致的认知，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后对相关概念及内容有初步但并不深入地了解，再到经过接触或亲身经历后对相关概念有自己的理解，理解后明白某人言语背后的意思或明白事情或观点背后的原因或理据，明白某人言语的意思或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后，最后对人或事作出推理。人类认知过程如下图所示。（见图 1）

^① 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230.

图1 人类认知过程（参考李仕春 2020 年发表文章^①）

“懂”作为一个了解类心理动词，其义项衍生与人的认知发展过程密不可分。《现汉》中已收录的义项“知道、了解”，是将人类认知过程的“知道”与“了解”两步合二为一。事实上，“知道”与“了解”在认知上有先后之别，即“先知道，后了解”。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人们首先通过感觉器官感触外界事物，而知道某事物，尔后才了解某事物，所以应分立为两个义项。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就不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语文辞书要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的观点，如王力（1945）认为好的字典应该“尽量以多字释一字”。Robinson（1965）认为：“词典释义稍长一些往往能保证释义的精确度更高一些。”黄建华（1987）明确指出：“现代语文词典应是句子词典。”张志毅（2015）更是以《柯林斯》《牛高》等英语词典为例，倡导不要“以词释词”，要“使用短语或完整句子释义”。因而，“懂”的释义也可以为描述性话语释义，其释义规律如下。

人类认知过程第一步“知道”，该义项主体论元多为人，客体论元多为技术或学问，如“教育的规律、分寸和秩序、知识”等。通过增加客体论元某种技术或学问，该义项描述为“知道某种专门的技术或学问”。例如“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该句中的主体论元为中国人，并且特指“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客体论元为“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式”。方式论元为叙述，本句意在阐述由于道光年间的中国人鲜少接触国际事务，所以对于“国际公法与国际形式”的知识不知道，于是，通过人体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而知道“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这一学问。

人类认知过程第二步“了解”，该义项主体论元多为人，客体论元多为感受、艰辛等，如“懂得艰辛”“懂得磨难”“懂人意”等。通过增加客体论元“感受”与对象论文“别人”，将该义项描写为“了解自己或别人的感受”。例如“通过研究和撰写作家的生平，使他们初步[懂]得人生的艰辛、磨难、机遇、努力与成功等。”该句中的主体论元为“他们”，客体论元为“人生的艰辛、磨难、机遇、努力与成功”。方式论元为“通过研究和撰写作家的生平”，本句中，“人”知道作家的生平后，了解到人生的艰辛。于是，就有了义项“了解自己或别人的感受”。

人类认知过程第三步“理解”。当人们的认知过程达到“理解”阶段时，表明人已能掌握并处理一定的技术、学术问题。该义项主体论元多为人或动物，如“我、猫”等，客体论元多为目的、

^① 仕春. 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1): 20-25.



想法。通过增加客体论元“目的或想法”以及对象论元“别人”，该义项可描写为“理解别人的目的或想法”，如“通过照顾“大大”，女儿确实变得[懂]事了许多，我们为此感到欣慰。”该句的主体论元为“女儿”，客体论元为“事（实际上为父母的想法）”，方式论元为“通过照顾‘大大’”，当主体论元“女儿”通过照顾‘大大’这种方式，了解父母的感受后，开始理解父母的目的是和想法。于是，产生义项“理解别人的目的或想法”。

人类认知过程第四步“明白”。人在理解别人的目的或想法后明白别人说的话或事情的原由。该客体论元多为人，方式论元多为“说”“看”“弄”等行为动作。范围论元多为会话交谈过程中的话题，如“古典音乐、书、特指主体论元所说的话语等。通过增加客体论元“话”及对象论元“别人”于是，产生“明白”的子义项 1“明白别人说的话”。如：一些哑剧，那么在我们演出前给大家一讲解，大家就觉得，就全都看[懂]了，觉得很有意思了。该句中的主体论元为“我们”，客体论元是“大家”，范围论元是“表演的哑剧”。方式论元是“讲解”，该句中“懂”字的释义即“大家明白了我们（说的话）。”即“我们”通过“讲解”的方式让大家明白了我们说的话。以此推断，产生义项“明白：①明白别人说的话”。

通过增加客体论元“事情或观点的原因”于是，形成“明白”的子义项 2“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如“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该句的主体论元为“孔子”，客体论元为“他”，方式论元为“说”，范围论元为言谈中所涉及的“礼”的话题。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指的是他“懂得了礼”。蕴含他明白了“礼”背后的原因，即理据。以此推断，产生义项“明白：②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

人类认知过程第五步“推断”。人在明白别人说的话或明白事理后，就能根据已有信息推断未知信息。该主客体论元多为人或人的想法等抽象概念，方式论元多为“说”“看”，具体语料中隐含“推断”之意，范围论元为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内容，如“您的血液、你的心思、最后一句话”等等，如“儿女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您的血液，您的心思，他（她）定然能[懂]！”该句中的主体论元为“您的心思”属于人的思想。客体论元为“他（她）”，方式论元为“说”该句中隐含“推断”的意思。即因为儿女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您的血液，所以您的心思他（她）能推断出。又如“对她说：“你看，我做得这样好。我简直把你的心猜透了。我完全[懂]得你的心。”主客体论元均为“人”，方式论元为“说”语料中隐含“推断”的意思。即通过我做的事情，“推测你的心思”。依此推断，“懂”产生义项“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的信息”。

结语

研究以“懂”字为个案，结合语料库技术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探索现代汉语中“懂”的义项分布情况以及其背后的衍生规律。在 31075 条语料中，选取 10000 条语料建立平衡语料库，并进行穷尽性分析。得出“懂”的 4 个新义项，并对《现汉》中已收录的义项进行改写。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发现，“懂”在《现汉》中存在义项收录不全、释义描写不准确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用户对“懂”的理解。



释义是辞书工具性的体现，也是辞书的灵魂。释义的充足性及描述性话语释义对于辞书而言至关重要。然而，传统辞书中鲜少运用语料库技术划分义项，导致汉语词典漏收了数量不菲的义项。因此，研究表明辞书释义应借助语料库技术，并对划分出的义项采取描述性话语释义。这将有助于辞书释义的全面性，准确性，也有利于词典用户对词义的理解，从而充分体现辞书的工具性功能。

综上，文章运用语料库技术，结合时间场景及论元结构理论，分别描写了“懂”字各义项分布情况及衍生规律。我们对“懂”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描写如下：1、**动** 知道某种专门的技术或学问。2、**动** 了解自己或别人的感受；3、**动** 理解别人的目的或想法；4、**动** 明白：①明白别人说的话；②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5、**动** 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的信息。“懂”的义项衍生规律为：首先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部事物而知道某种专门的技术或学问，知道后就能够了解自己或他人的感受，再经过接触或亲身经历后对别人的目的或想法有自己的理解，理解后明白某人言语背后的意思或明白事情或观点背后的原因或理据，明白某人言语的意思或明白事情或观点的原因后，对人或事作出主观判断或客观推理。

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构建了心理动词“懂”的论元结构与内在时间场景相结合的释义路径，在已有汉语词典释义基础上，基于“外向型学习词典应是描述性话语释义词典”的理念，重新划分与描写了“懂”的义项，提高了心理动词“懂”的释义精细度，研究还探究了“懂”的义项衍生规律。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不足，如样本量不足，笔者仅以心理动词“懂”为个案展开研究，未全面考察“了解类”心理动词义项分布特点与规律，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从“懂”的上位范畴“了解类”心理动词视角考察其义项分布特点与规律。

参考文献

- 陈思 & 李仕春. 语料库视野下的现代汉语“思”字义项分布研究[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7(09):23-26.
- 陈昕蓓. 留学生心理动词“懂”“知道”“明白”的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 [D]. 郑州:河南大学, 2017.
- 陈振宇. 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博士学位论文]. [D]. 上海:复旦大学, 2006.
- 冯志伟. 从格语法到框架网络[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3):1-9.
- 黄建华. 词典论[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金云烈(Kim Woonryeol). 韩国留学生习得“知道”类动词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硕士学位论文]. [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李芳棋, 王成, 李仕春. 基于物性结构理论的现代汉语“直”义项分布研究[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21, 21(04):146-150.
- 李净雅(Lee Jeonga).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类近义动词习得偏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 李仕春. 当代中国辞书学人集体无意识无态度现象论略[J]. 兰州学刊, 2019, (09):70-78.
- 李仕春.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黄”字义项分布研究[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103~109.
- 李仕春. 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1):20-25.
- 李仕春. 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语文辞书释义研究[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8(05):1-6.
- 李晓倩, 李仕春. 语料库视野下的现代汉语“狼”字义项分布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6):34-35.
- 李雪. 泰国初级汉语学习者认知类心理动词“懂”“知道”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 [D]. 镇江: 江苏大学, 2021.
- 李英姿. 时间问题研究综述[J]. 哲学动态, 1995(05):21-22.
- 鲁健骥, 吕文华. 编写对外汉语单语学习词典的尝试与思考——《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编后[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01):59-69+3.
- 祁庆倩. 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内部时间结构[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85-90.
- 王成, 李仕春. 基于框架语义学的现代汉语“想”的义项分布研究[J]. 萍乡学院报, 2019, 36(04):76-78+93.
- 王力. 理想的字典[J]. 国文月刊, 1945(33):1-10.
- 文马虹, 李仕春. 基于论元结构理论现代汉语“割”字义项分布情况研究[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05):152-155.
-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03):10-22+2.
- 于屏方. 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6.
- 张清华, 周玉兰, 滕海涛. 基于粒计算的认知模型[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21(04):494-501.
- 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30.
- 张志毅.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110.
- FILLMORE C J.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and R. Harm, (ed.)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M].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1-90.
- Palmer, F. The English Verb [M]. London: LGL, 1988.
- Robinson. 简明语言学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Xu, B., J. Yin., Y. Qin & Q. Hu. Semantic-syntactic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sycho-verb xiang (想) [A]. In P. Liu&Q. Su (eds.). Workshop on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C]. Berlin & Heidelberg:Springer, 2013.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PENG XIAOJU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D Candidate (Chinese Teaching)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 Lexicology - Lexicography
	Address (地址) :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na Rd, Bang Chalong, Bang Phli District, Samut Prakan 1054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 SHICHU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Chinese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outhwest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 Lexicology - Lexicography
	Address (地址) : 2nd Tiansheng Road,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400715, P. R. China